

祖国啊 您的儿女 回来了

邵传烈 郑 重



浙江人民出版社

祖國呵，您的兒子回來了

邵傳烈 鄭重

浙江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 谢稚柳

封面设计 陈达林

插 图 张楚良 丁加生 陆文雄

董达荣 余东东

祖国啊，您的儿女回来了

邵传烈 郑 重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90,000 印数1—23,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89 定 价：0.28元

DF 13/19

目 录

- 1 祖国啊，您的儿女回来了
- 12 三人行
- 28 通向理想的阶梯
- 41 婺江一枝兰
- 56 苦味的芳香
- 68 在闪光的匕首面前
- 78 善于填补生活空白的人
- 94 难以忘却的爱
- 107 告别了，昨天

祖国啊，您的儿女回来了

在华侨之乡，有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南方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城镇里，住着一户很穷很穷的人家。在这户人家里，出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但是父母无法养活他，就按照传统的习惯：爸爸抓了一把家乡的泥土，装进红布袋里，系在孩子的脖子上；妈妈让孩子尽情吸吮自己的乳汁，原本不多的乳汁很快被吸吮得枯竭了，最后一滴滴在孩子的脸上；然后把带着妈妈乳香的孩子放在木盆里，又把木盆放在大海中，让风浪飘走……

许多年过去了，孩子已经成了老人。他按照红布袋上写明的地址，回到自己的故乡，看望爸爸和妈妈，可是爸爸和妈妈早已不在人世了。他顿足翘首，哀问苍天：“妈妈在哪里？”他哭得晕倒在地上，耳朵贴着泥土，朦朦胧胧地听到母亲在呼唤他：“孩子，你回来啦！妈妈在这里。”他睁开眼睛，看着周围，除了广袤无垠的大地，哪里有妈妈的影子！可是那声音还在继续呼唤着。他仔细再听，发现那声音来自泥土，来自大地。他立刻醒悟过来了，高兴地拥抱祖国的大地：“妈妈，你就在我的身边，我已经在你的怀抱里。”

这个古老的传说铭刻在侨乡人们的心碑上。无论谁家有人飘洋过海，他总要用红布袋装上一把泥土，带在身边。逢年过节，就象祭祀祖宗先人一样，把它拿出来凭吊一番，以

此来表示心系祖国，永不忘本。

也许正是这泥土的芳香吧，现在从欧阳本伟夫妇的身上散发出来，那香味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格外陶醉。

“不管她怎样穷，总是我的母亲”

欧阳本伟，在美国波士顿的时候，见到正在美国访问的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科学家，还听了他的学术报告。欧阳本伟的心被打动了，打动他心的，并不是这报告有特别高的水平，而是祖国科学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做了那么多工作的精神。

学术会议之后，欧阳本伟就去拜访这位科学家。他们在一起探讨学术、交谈祖国的情况。他要这位科学家向祖国转述他要回国的一片情意。对欧阳本伟的深情，这位科学家感到高兴，但也感到为难。感到为难的是，我们国家的条件还很差，在生活上、研究上会遇到不少困难，这位久居国外的人能经受得了吗？这位科学家把这想法诚恳地、坦率地告诉欧阳本伟。

“我知道，祖国还很贫穷，还很落后，但是不管怎样，她总是我的祖国；就象我的母亲，不管她怎样穷，总是我的母亲。”欧阳本伟对祖国的心，就象儿子对母亲一样。

“你还年轻，为祖国出力的机会很多，等国内条件改善一些后再去不迟。”科学家劝说欧阳本伟。

“解放初期，你从美国奔回祖国，大概还不到我这样的年龄吧？”欧阳本伟毫不退让。

“那时祖国刚刚新生，我们是迎接解放去的。”

“现在祖国经过十年浩劫，我能看着她满身创伤而无动于衷吗？等祖国富强了，我们才回去，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欧阳本伟对祖国的了解，从他童年时代就开始了，祖国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欧阳本伟和他的爱人李镜莲，都出生在香港，是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这对青年，在刚刚踏进小学大门的时候，老师给他们讲祖国的历史，描绘旧中国的形象，就象一个衣服上打着补丁、带着一群啼饥号寒的儿孙、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并受尽凌辱的母亲。

解放了，祖国得到了新生，欧阳本伟很想看看新生的祖国是怎样的。在六十年代初，外祖母病危了，她想看看在海外的外孙，欧阳本伟才由父母带领，回到广东江门市。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这时，他看到的祖国，已经不象老师在历史课上讲的那个样子了，她正容光焕发，率领儿孙们，满怀信心地在创家立业。但是，那时他毕竟还年龄太小，对祖国这个神圣的字眼还不能深刻地理解。以后，他又三次回到祖国内地观光，他到过陕北延安，遥想革命圣地的窑洞灯火曾散发出多么灿烂的光辉；他到过古城西安和洛阳，体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他到过“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陶醉在江南绮丽的湖光山色之中；他到了奇秀的七星岩，饱尝了南国的情味……。这一切，唤起了他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一九七四年，欧阳本伟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考进了闻名于世的英国剑桥大学。他的爱人李镜莲也去剑桥。剑桥大学有不少老师曾经到过中国，有的还在中国生活

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见到欧阳本伟，总是亲热地招呼他“中国学生”。一些第三世界去的同学，不论是在饭桌上，还是在宿舍里，见了他总是以羡慕的神情说：“新中国，了不起！”每遇到这种情景，欧阳本伟都是心潮激荡。他回顾历史老师过去给他讲的祖国所忍受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屈辱，对比今天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得到亲热的称呼，看到他们羡慕的神情，深感光荣和自豪。这是随着祖国的独立自主和不断富强而产生的。这时，他才进一步体会出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前途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他内心中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永远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人，才知道怎样爱护自己的祖国。为了让海外人士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与李镜莲以及一些朋友共同办起了“中国学生同学会”，请“英中了解协会”的朋友介绍中国情况。他们在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下，放映中国电影，举办介绍新中国的图片展览。他还自己刻蜡纸，办起了《剑报》。如果不了解他对祖国的那种深沉的爱，谁能理解这位腼腆得象个大姑娘一样的青年科学家，怎么会有那样的热情和胆识。

“物质上的不足可以从精神上得到补偿”

经过几年的学习，欧阳本伟要从剑桥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到哪里去？是在国外找一个工作，是回到香港和父母在一起共叙天伦之乐，还是回到祖国？在国外找个合适的工作，欧阳本伟是有条件的。他毕业得了博士学位，深得导师

伊恩·弗兰明教授的赏识，而且他在英国《化学学会学报》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引起了英国化学界的重视。以他当时的学历和成就，他要在国外找个满意的工作，是不很困难的；在优越的科研条件下继续深造，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和荣誉，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知道，在国外不管自己怎样用心用力地工作，研究的成果终归落在外国，成为别人的专利。

回到香港去？的确，香港是自己的出生之地，那里还住着父母，他们正盼望着自己回去，叙天伦之乐。但是，香港畸形发展，尖端科学在那里也派不了什么用处，即使在那里搞出成就来，暂时也不可能直接为祖国服务。

回到祖国去，祖国目前的生活和科研条件虽然都不如英国和香港，但是，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的精神生活就得到充实，物质上的不足，可以从精神上得到补偿。这位头脑中满装科学的人，这时也思考起人生哲学来了：人生在世，追求的应该是物质的享受呢，还是为祖国服务的崇高理想？自己决不做“乐不思蜀”的刘禅式的人物。

我们的祖国会不会再发生“文化革命”那样的动乱呢？这位有着强烈事业心的青年科学家，不怕物质生活的艰苦，就怕回国以后无法工作，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这个问题，他想得最多，考虑的时间也最长。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祖国人民会懂得，我们的祖国再也付不起这样昂贵的‘学费’了！”

他终于决定：英国不留，香港不去，要投身到祖国的怀抱中来。他的决定，既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戏剧性的场面，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和出奇的文情诗意，一切都象科学那样朴实无华。后来，当人们要他详细地谈谈这段经历的时候，

他和爱人李镜莲相视而笑后，只是淡淡地说：“叫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要回来是早就考虑好的事情，不是哪一次想起来或哪一次商量决定的。我们想念祖国，就回来了。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平平常常。”

“祖国，您最需要儿女带回去什么？”

欧阳本伟决定和妻子李镜莲一同回到祖国来。他们在考虑应该给祖国带回去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呢？

带科学仪器？祖国是需要的。带图书资料？对发展祖国的科学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象自己这样的青年学子，这方面的能力毕竟有限。对祖国能产生一本万利作用的，还是科学，是掌握了科学的人才。自己为什么不用在国外的有利条件，抓紧时机多学一些东西呢？这是祖国连学费都不需要付的呀！

欧阳本伟向他剑桥大学的导师说明了这段心思，并得到了老师的赞同和支持。伊恩·弗兰明就把他这个得意的学生推荐给自己的导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有机化学家伍德华特，在伍德华特主持的实验室当博士研究生。这是一个设备第一流、经费充足的实验室。在这里培养造就了许多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欧阳本伟如饥似渴地在这个实验室里，对一些能体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水平的课题，开展了研究，做了一些重要的实验。他要把有机化学领域中的重要知识，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住，然后把这些知识带回祖国，增加祖国智力资源的积累。

为了替祖国积累知识财富，这对青年夫妇连房子也不买一幢。

为了替祖国积累知识财富，这对青年夫妇把买来只用过几个月的小汽车又卖掉了。

为了替祖国积累知识财富，这对青年夫妇使用旧家具，不买新式的高级家具。

为了替祖国积累知识财富，这对青年夫妇连节假日也用来学习，很少象美国青年那样，在节假日去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天。

为了替祖国积累知识财富，这对结婚多年的青年夫妇，宁可晚育孩子，把精力集中使用到学习和研究上，尽情地去占有知识。——不，他们晚育孩子的用意，还要深远得多。在国外，有许多中华民族的子孙，朝思暮想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来，然而终于来不了。是什么拉住他们的后腿，使他们不能回来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已在外国养育了孩子，怕这些在外国养成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孩子，回祖国后很难适应。欧阳本伟看到这种情况，就和妻子商量决定：“把下一代的根扎在祖国的泥土上。”

祖国，您海外赤子的心，是多么善良、纯洁和高尚啊！

有一天晚上，当欧阳本伟夫妇打开信箱，收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代表祖国政府和人民欢迎他们回国的通知书时，他们的心是多么激动呵！他们为自己心愿的实现而欢呼雀跃！欧阳本伟毅然辞去了刚受聘在布兰迪斯大学任期三年的工作，和妻子动身回国了。先到了香港，把父母的生活安排好，并把在美国几年来积蓄下来的一部分钱交给父母，然后告诉两位老人：“我已经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机构中

的一名研究人员了。”

“你们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我们不阻挡你们。回国工作当然是件好事，我们也希望祖国安定富强。”父亲的话是对儿子的嘱咐，也是对祖国的祝福。

“我本来打算和你们在一起住一些日子呢！”慈母对儿子依依不舍。

“妈妈，那你退休后到上海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欧阳本伟恳切地向母亲表示，“如果怕不习惯，可以先来住一段时间试试看。”

母亲点头笑了。

“个人前途和祖国前途是融合在一起的”

到家了，这次是真正地到家了！

欧阳本伟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一直处在兴奋之中。



他记得，在他们夫妇回国之前，一些朋友在为他们饯行的宴会上，曾经问过他：“你们回国服务很好，但是你们的职务和薪金呢？”

“这是回国以后的事情了。”他笑着回答。

欧阳本伟坐在汽车中，想到宴会上饯别的情景，就情不自禁地摇摇头笑了。他转过脸去问迎接和陪伴他的同志：

“我们可以马上开展工作吗？”

“可以。”

“可以做哪些实验？”

“有些实验需要我们创造条件才能做。”

去迎接和陪伴他的同志这个带有一点挑战性的回答，欧阳本伟听来意味深长，给人启发和沉思，使他初步意识到在祖国做研究工作，不能象在国外那样吃现成饭，从设备到实验，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他看看自己的手，心情安定了。搞实验科学的，哪一个不都是善于动手的？

欧阳本伟来到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所的副所长正是他在美国遇到的那位科学家。副所长陪同他看实验室、仪器设备，又一次诚恳地告诉他：“我们的全部家底就是这些。”

欧阳本伟想到这位副所长在美国和他谈的话，看看现实的情景，他被副所长的谦逊诚实的作风感动了。他看到了在祖国搞研究工作的艰苦性，也就坦率地说：“看来，我们要做许多基础工作。”

“是的。有机化学的许多领域在国内还是空白，需要我们用一种拓荒者的精神去填补。”副所长说得是那样自然，那样动情，这是由于他本人就是一位拓荒者，二十多年前从美国回来，一直耕耘在有机化学的园地中。

“拓荒者的精神，是一种自我牺牲的高贵精神。我应该象那些先行者一样，发扬这种精神。”欧阳本伟对副所长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从此，欧阳本伟就象一位拓荒者，开始在祖国的有机化学园地中辛勤地劳动着。

给他分配了房子，可是还没有买到床，他们夫妇就睡在水泥地板上。

他们夫妇要买些日用家具，家具商店的售货员看他们是刚从国外来的，就竭力向他们兜售那些高级家具。欧阳本伟不高兴地说：“我们回国来，不是为享受的，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在研究所里，由于设备条件较差，一些要求很高的先进技术的实验无法进行。欧阳本伟就先从理论上着手，尽可能快地掌握有关科技领域上世界最先进的理论，为将来的科学实验和研究做好准备。于是，他提议把室里的几位助理研究员组织起来读《高等有机化学》，这是当前世界上有机化学最新理论的结晶，其中有许多问题还在探索中。欧阳本伟亲自进行辅导。他看到研究室中还有一些青年，平时工作抓得不紧，又放松学习，就向领导提议，把这些青年也组织起来读书，由他承担这个小组的学习辅导工作。有些技术资料，国内还没有，他就写信请香港的同学设法寄来。

实验用的试剂供应不上，他又自告奋勇地到工厂去，先做出一批试剂来。

实验用的仪器不够，他千方百计设法解决……

他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凡，但实际上是为我国有机化学的某些科学领域拓荒和打基础的重要工作。为了争取更多的侨胞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又写信给和自己同样出生在香港、一起去英国留学、又一起由英赴美的老同学王乃正和其他同学，要他们早

些回到祖国来。他在信中实事求是地、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国内的科研条件是比国外的差，回国后个人的学术成就也可能比在国外差一些。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在国内，象我们这样了解国外科学技术的人还不太多，能发挥的作用也不一定比在国外的小。他还在信中对这些尚在国外的同学说：我总感到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前途融合在一起的。

这些肺腑之言，掷地有声，不正是许许多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们所经历的道路的一个总结吗？钱学森、钱三强从国外回来后，开辟了我国原子科学领域，迅速改变了我国在原子核研究和原子能利用等方面的落后面貌；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从国外回来后，开辟了我国关于人脑研究的新局面，使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唐邀庆从国外回来后，为我国分子科学的研究起了带头作用，并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中的空白；谢希德从国外回来后，为我国的半导体科研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欧阳本伟回来不久，王乃正接到了他的信，也很快就从美国回来了。

欧阳本伟回来不久，就给父母写了信，他的妈妈高兴得要上海来看他。

也就是在他们回来之后的几个月中，他们在上海也交了几位新朋友。有一次在和朋友的闲谈中，他的爱人李镜莲悄悄地问一位女同志：“这里有没有托儿所？”

“有。”

“多大的婴儿才可以放进托儿所去？”

在场的人听了哈哈大笑，连同他们两夫妻也笑得是那样纵情，以至于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三 人 行

在近代，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命和健康的，莫过于癌症和心脏病这两种疾病了。一旦心肌梗塞，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往往使良医束手，扁鹊无策。冠心病曾无情地夺去了许多人的宝贵生命。对于冠心病患者，除了用药物治疗外，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救治或使病情缓解呢？十多年来，上海机床厂的青年技术员胡克庭利用业余时间，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他的一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霍銮锵，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向读者报告一点消息：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可喜的成果。

他 来 了

一九七四年初的一个夜晚，凄风冷雨夹着小雪。胡克庭的住处泰兴路上，寂静得如深山冷岫一样。两鬓如霜的霍銮锵拄着拐棍，由他的妻子搀扶着，来到了胡克庭的家门口。

胡克庭把门打开，看见来客竟是七年不见的霍銮锵，他惊愕和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胡克庭想起了七年前最后一次见到霍銮锵的情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小胡骑着两用车，穿过人流如潮、传单纷飞的南京东路，急匆匆地向第一人民医院驶去。他是去和霍銮锵讨论一个心脏科研课题的。小胡去找霍銮锵的场面是有点戏剧性的：当小胡冒失地推开霍銮锵的办公室门时，只见屋子里簇拥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霍銮锵被淹没在一片斥责和辱骂声中，恶言秽语，唾沫横飞。霍銮锵看到小胡，茫然直视，不知所措，心里发急：胡克庭啊，你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来找我？“你找谁？”几个眼睛斗得发红的人严厉地盘问这个不识时务的小伙子。“找霍銮锵！”胡克庭坦然地回答说。那时，连石头也要审查，更何况是找霍銮锵的人。几个人不由分说，把他推进了一间小屋子，追问了胡克庭好大一阵子，没有得到什么，才把他放了。此后，小胡从关心霍銮锵的朋友那里知道：一连串的不幸，从此降临到了这位著名的胸外科医生的头上。

三年来被带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霍銮锵，新近才被允许到农村去做和他专业文不对题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但他并不感到沮丧。霍銮锵认为，有志搞科研，总有可能搞出一点名堂来。当他正在着手进行一个治疗血吸虫病的科研项目时，一个意外的打击来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显微镜下的虫卵了。他到华山医院去检查，医生发现他脑部长了一个肿瘤，把视神经压坏了，告诉他必须开刀摘除。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史玉泉教授通知第一人民医院：霍銮锵的工作要找人顶着，他恢复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手术是十分精巧的：外科医生在他的头部开了一个窟窿，一点一滴地挖掉了长在颅底的肿瘤。生命总算